

基于“尚善”视角的《关雎》文本解读

吴佳豪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关雎》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言而喻。关于《关雎》意象、内蕴的研究层出不穷，解读、观点也不一而足。然正因对《关雎》的解读各有千秋，角度不同、深度有别，故《关雎》仍留有可以深挖的角落。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又赞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再解构剖析其内容，不难发现《关雎》始终贯穿“尚善”的原则，指向“善”的精神本源。

[关键词]尚善；关雎；文本解读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218

有人说翻开中国文学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这样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近百年来，研究《关雎》的学者前仆后继。然各类研究角度不同，深度有别，至今《关雎》仍留有可以深挖的角落。本文将从中国诗歌精神这一角度，浅谈《关雎》中蕴藏的“尚善”观念。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谓“思无邪”就是不离善的准则，这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衡量文学的一个重要尺度。尚善的态度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成为一种理想主义和人格力量。

《关雎》全诗共42个字，描绘了一位“君子”对“淑女”的追求过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景起兴，“关关”是雎鸠欢快的叫声，雎鸠即鱼鹰，是捕鱼高手，有“求而必得”一说，它得意的啼叫声，对于求爱者来说，是吉兆的象征。故而刘毓指出，“关关雎鸠”二句，最少具有了：展示求爱者高涨的情绪状态、融自然物态与主观情感为一体、象征求爱成功以及唱歌的人借助鸟类现象达到表情达意的作用四种功能。^[1]雎鸠在河洲之上，正是准备捕鱼的地方。王莹指出，“《国风》以水喻女，以水兴起有关女性之诗歌，显然是与作者直觉的将二者划入阴柔之美这一共同审美模式之中这一原因分不开的。”^[2]“在河之洲”既是关雎出现的地方，也是女子出现的地方。自古女子与水有着很强的依存关系，以河洲水岸的景象起兴，融情于景既体现了民族的审美，也使得诗篇变得含蓄有致。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中包含“淑女”和“君子”两个形象。周国正从孔子思想体系看“君子”，认为孔子要求弟子所做的君子，是有德，有才，且有位的。他提出“真正膏泽斯民除须有地位（否则为僭越）有修养之外，还须有合适的环境与时机。”^[3]而孔子作为《诗经》的编者，且将《关雎》冠于三百之首，对于诗中的“君子”一词应当

也有相同的理解。对“窈窕淑女”的解读可从“窈窕”和“淑”两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窈窕”多指女子体态纤盈，然而扬雄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有言：“窈，美心为窈。窕：美状为窕。”可见，窈指喻女子心灵美，窕则指喻女子外表美。窈窕一词形容的是女子心灵外表兼美的样子。说文解字中指出：“淑，善也。”善是古代中国对人性的一种高要求，指称女子时，有美好贤德的意思。可见，全诗从人物选择上已经有了尚善的倾向。而君子配淑女的这种门当户对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体现了先秦时期劳动人民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之情。

《诗经》中的鸟兽植物往往蕴含特殊的意义。不少学者对《关雎》中反复出现的“荇菜”一词进行过探讨。李琨试图从生命意识和生殖崇拜的角度解读《关雎》中的“荇菜”这一形象。他提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说：‘（荇菜）叶径一二寸，有一缺口而形圆如马蹄者，菰也。叶似菰而稍锐长者，荇也。’从形状上来看，荇菜就与女性的生殖器有着相似之处。那么‘荇菜’也许就是原始先民在求子之时所使用的祭祀植物之一。”^[4]如果只这般停留于这样的解读，那么虽然荇菜的本来面貌被揭示了出来，但也只是执着于其本身，将目光完全停留在了它的本意，缺少更加诗意化的表达，反而掩盖了它的延伸意，破坏了诗整体的美感。故而笔者推测，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荇菜实则象征着女子。前文提到，该女子乃“窈窕淑女”是尚善的表达，此处的象征也可以论证这一观点。《毛传》有云：“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5]可见，荇菜特指的是贤德的女子，也就是本诗中的女子。故而全诗三处提到参差荇菜也不足为奇。至此“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这六句诗的解读不能仅仅体现在结构和音律上了。王莹指出，“《国

风》中涉及女性的水，受到女性深致细婉、缠绵曲达等感情特征的影响。”^[6]显然《关雎》中“左右流之”的表达也受到了这样的思想的影响，展现出了温婉柔情的一面。

下文的“采”“芣”两字也因“苢菜”的特殊象征意而读来更显轻柔。因此“尚善”的精神不仅体现在诗的内容中，也体现在对全诗统一和谐美的追求中。

今人常借孔老夫子的一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赞誉《关雎》这首诗。这符合儒家所倡导的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男子虽然倾心于女子，但求之不得时仍懂得“发乎情，止乎礼”。可见，《关雎》中最打动人的是其中蕴含的关于“礼”的思想文化，这也是全诗最能体现“尚善”精神的部分。张艳丽统观近百年来对《关雎》的研究，提出学者对《关雎》主旨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婚歌说、恋歌说、求贤诗和思妇诗、三月成妇祭歌。其中主流的观点为婚歌说或者恋歌说，前者以朱熹、郑振铎、余冠英为代表，后者受胡适、闻一多、刘大白所推崇。^[7]然而无论基于何种理解，都能将精神追求归于一个“礼”字。心中的“善”，就是“礼”的精神本源，或者说“礼”是其崇尚“善”的本心的外化。

徐正英基于《孔子诗论》中提及的“《关雎》以色喻于礼。”提出了《关雎》虽然是一首情爱诗，但是写的是男子从勇于追求而不得到更加强烈追求再到主动退让进而内心和悦的变化过程。突出的是男子的依礼相求。其中“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都有拟喻之意。前者拟好色之愿，而后者喻婚姻之好，反纳于礼。^[8]男子虽爱慕女子以致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然而终究没有强取豪夺，而是将自己的期盼投于无限遐想之中，这样的克制在封建时期已经是难得的修养，遵循的正是“礼”的原则。戚悦从“钟鼓乐之”这一句诗入手，通过对比得出“全诗开始于‘寤寐求之’‘寤寐思服’，结束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乃是礼节约束欲望的表现”的观点。他认为《关雎》一诗讲述了一个君子由好色到守礼的改进和修正的过程，而正是由于这种进步，才能够达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的结果。^[9]这一观点侧重于刻画男子“发乎情，止乎礼”的转折，突出的是男子最终对高尚人格的坚守。还有学者另辟蹊径，认为这是在婚礼上男子对女子唱的叙事性诗歌。这个观点虽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但是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基于此提出的“男子以结婚为目的的追求和从一而终的坚守，开了正确恋爱观的先河”

的观点也未尝别有一番新意。无论是何种理解，终究逃不过一个“礼”字。而“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是“尚善”的。

笔者从中国诗歌精神中的“尚善”精神这一视角，浅析了《关雎》的思想内涵，发现无论是意象的选择，主人公的选定，男子前后态度的变化乃至全诗氛围的营造，始终贯穿着、遵循着“尚善”的原则。《关雎》冠于《诗经》三百零五篇之首，若说对其内蕴的研究是从孔老夫子的一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也不为过。时至今日，对于《关雎》的解读仍是多样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历史证据不断出土，对《关雎》一诗的解读也将保持动态的变化。《关雎》也定会在古代文学的长廊中展现出更独特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毓庆.《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J].文艺研究, 2001(03): 129-140.
- [2] 王莹.《诗经·国风》女性形象与水文化意象关系之探微[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01): 76-80.
- [3] 周国正.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从《论语》“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解读说起[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8(02): 115-121.
- [4] 李琨.《诗经》植物意象与女性关系管窥[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02): 39-41.
- [5] 戚悦.从“钟鼓乐之”看《关雎》之义[J].民俗研究, 2019(03): 100-108+159.
- [6] 王莹.《诗经·国风》女性形象与水文化意象关系之探微[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01): 76-80.
- [7] 张艳丽.近百年《周南·关雎》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 2013.
- [8] 徐正英.《诗经》“二南”对西周礼乐精神的传达——以出土文献为参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 29(03): 108-121.
- [9] 戚悦.从“钟鼓乐之”看《关雎》之义[J].民俗研究, 2019(03): 100-108+159.

作者简介:

吴佳豪,男,浙江湖州人,2000年01月,本科学历,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生,小学教育专业。